

## 尋找研究參與者之思辨過程

以下，我將我思考邀請研究參與者的條件之歷程說明如下。

### (一) 困惑

在符合「曾經諮商過性加害人」的「女性諮商心理師」族群裡，也有年資、專業發展階段、接性侵案量的多寡、年紀、個人相關議題經驗、受訓背景……等不同的背景資料，我在思考這些差異，將可能為其敘說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如其在諮商界的年資多寡，是否影響到她在與性侵者工作時，所能涵容的能力呢？而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諮商人，皆有其正面臨的不同議題與困境(陳彥君，2005)，這又將與她在諮商性侵者的當下，造成什麼樣的互動影響呢？接案量的多寡，與其對此類個案處理的純熟度是否有正相關呢？而似乎能力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又是密不可分的，當能力提升、權力位置較高時，是否在諮商中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了？還有，年紀常常是當事人評斷諮商師經驗與能力、決定要收斂觀望還是真實呈現自己的判斷依據，那麼，年輕或年長的女諮商師，是否也會因當事人的投射心念，而遭致差別待遇呢？當然，個人相關議題常常是諮商師情緒被激起的重要因素。不同訓練背景的養成也會對諮商師看待當事人的角度造成影響。

以上的背景資料，都將在諮商師與性侵者工作時，充斥在其工作模式、個人觀感之中，也因為可能影響的因素太多了，一度造成我的困惑，除了一定是要「女性」的諮商心理師，其餘的背景變項，我該如何選擇呢？

### (二) 釐清

我向指導教授提出我困惑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老師協助我釐清我的研究目的是在訪談某一類型的女諮商心理師，對她的生命傳記故事做詳細的書寫嗎？還是透過敘說訪談，對她的經驗做更深入且具有多元廣度的認識呢？我想我能肯定我的答案是後者，而且只是理解當事者的經驗並不是我最終聚焦的關懷，我更想投入自己，藉由互動、在我的生命經驗與其獨特而精彩的專業經驗交流過程中，建構出、敘說出屬於我的、屬於她的、屬於我們之間的真實故事。在與老師討論的過程中，我要如何選擇研究者受訪者的方向漸漸呈現眼前。

### (三)抉擇

根據本論文題目，符合的研究對象是「女性」的諮商心理師且具有「諮商過性加害人」的經驗主體；又，我在研究對象經驗中，又有特別關懷的主題，誠如研究目的所示者：女諮商師在面對性侵害加害人的心理衝擊、調適的歷程以及其經驗對她在專業上以及私領域上的影響；最後，回到研究的豐富性考量上，身為一位質性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往往是以能夠「提供豐富內涵的資訊」者為第一優先考量(胡又慧，1996)。綜合以上三點考量，我規劃出了幾個將來參與研究的女性諮商心理師需具備的要素：

#### 1. 「曾經」以性侵害加害人為個案，進行諮商工作者

其中的「曾經」指的是過去曾經接過性加害個案但是現在沒有接觸者，也包含目前仍繼續接該類型個案者。我的研究聚焦是女諮商師在接案的經驗內涵以及內在意義建構，而對於其目前是否繼續接觸該類型個案？我認為參與者有權力選擇自己工作的對象，至於其決定的相關因素與想法將也會是研究的關注焦點。

在規劃研究對象的選擇階段，我對於女諮商師目前是否持續接性侵個案，不做任何限定。

此外，「諮商工作」的類型包括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兩種，只要在符合諮商工作業務的範疇內對性侵加害人進行諮商工作者，都屬我考慮邀請的研究對象。

#### 2. 主觀上認為接性侵者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個案，並在過程中感知到心理衝擊者

我特別對此研究題目有興趣是因為我曾在接觸性侵者時，親身經驗到極大的心理壓力。而許多實務工作者也不斷提醒接此類型的個案時，諮商人員本身(特別是女性諮商心理師)可能經驗到難以克制的反移情現象(陳若璋，2001)，是故，也突顯出了與性侵者工作的困難度，特別是對女性的工作者而言。

然而，在反移情的研究中，提到可能對諮商師造成情緒激起的因素，包含有諮商師本身的、個案的態度……等，但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抹去了諮商員在處理性暴力議題上的艱辛處境以及特殊性，因此，本研究擬邀請在主觀上認為接觸性侵者是有別於其他類型個案，且在諮商過程中感受到負向情緒激起、心理壓力增加等心理衝擊的女性諮商心理師。

### 3.對本研究題目有興趣且具有樂於分享的意願者

在同時包含上述兩個要素的前提下，回到研究本身的豐富性來探討，無論如何參與者的「意願」與「興趣」應該置於優先考量的位置，每一個體均具有獨特而豐富的生命經驗，相信只要我願意用心體會，真誠地與之靠近，一定能夠慢慢在訪談中、在文本的反芻中欣見其美麗。

#### (四)反思

在思索該如何選擇研究對象的歷程中，我經歷了困惑、釐清、抉擇等階段，其中這幾個階段是互相來回滲透的，雖然耗費時日，但卻協助我更聚焦於研究參與者的必備條件，同時，我也在思索的歷程中見到自己對於研究參與者的重視與用心。

而同時，我也驚覺到自己在困惑期時，因為諮商師們與「角色」或者「個人」相關的背景資料多元豐富，而一時昏了頭，不知該從何選擇起，似乎若「取」了這個就勢必得「捨」了那個，心裡頭擔心著這下子我的「取樣」會不會太偏頗了，以致於不夠具有「代表性」呢？陳向明(2002)曾說：「其實『樣本』(sample)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實證的味道，假設現實中存在著某些可以被研究者使用的東西，等著被『提取』。而『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這類詞語遵循的仍是量的研究思路，期待形成推論。」原來，自詡為一位質化研究者的我，在這裡呈現出了不一致的狀態，我的期待落在質性研究方法脈絡之外，也因此造成了自身的困惑。

而在迷惘的同時，我也忽略了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性。在反思之後，我有了新的想法：「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亦是其主體性的展現，不應企圖控制或者使用共變的技巧將它們排除在個體的脈絡之外。(研究日誌 960225)」於是我重回到質性研究的脈絡之中，覺察到背景資料的重要性之後，我決定將它們編列到訪談題目之中，不是爲了要用來區辨參與者間的異同，而是爲求對其在諮商經驗中的敘說與生命的脈絡，能夠有更貼近的理解。這一反思的歷程亦提醒了我，互為主體性的訪談位置，需要通過研究者更細膩地覺察與檢視，並在不斷地澄清與討論中逐步創造出與參與者之間互為主體的開創性空間！

## 研究邀請函

您好：

首先，非常高興能和您在此相遇，並感謝您願意撥冗閱讀這份邀請函。

我是江淑娟，就讀於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心輔組，目前正在進行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論文題目為「女性諮商心理師諮商性侵害加害人經驗之敘說研究」，以曾經諮商過性侵害加害人個案的女性諮商心理師為對象，目的在瞭解女諮商師的心理衝擊、調適歷程以及此經驗對其在專業與生活層面上所造成的影響。

我曾到監獄去觀察一個由性侵害者組成的團體，那段近距離接觸性侵害者的初體驗為我帶來了莫大的衝擊，那時的我常常在一個「冷靜而客觀的觀察員」與「激動而主觀的自己」之間拉扯著，難以克制我心中那來自於女性直覺的情緒激起，卻也無力繼續達成專業角色所賦予的期待。我嚮往成為一位專業的心理助人工作者，然而，上述的經驗卻讓我感到挫折萬分。而在您的專業工作中，您曾經對性侵害者進行諮商，「諮商心理師」與個案的位置比「團體觀察員」更靠近，若您也曾感受到心理衝擊的話，那強度想必是更令人震撼吧？！而您是如何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的呢？在諮商的過程中又是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情的呢？無論您未來是否決定繼續接此類個案，但我依然要透過這些問號和驚嘆號向您表達我的敬佩！因為我知道，那真的非常不容易！誠摯地邀請您來參加我的研究，希望透過您的經驗分享，讓更多人有機會傾聽到諮商師的勇氣與美麗，也為即將進入性侵害治療領域的諮商師帶來感動與指引，特別是與我們一樣同為女性的專業工作者！

若您願意分享，請您撥 3~5 次的時間(每次約 1~2 小時)與我進行一對一的深度敘說，時間與地點將尊重您的決定。在此也列出與本研究有關的研究倫理，請您可以放心：

1. 為保護您的隱私，研究者在資料的撰寫上，會將足以辨識出您身份的資料(如姓名、機構)隱匿或以代號作轉換。
2. 為使研究分析較為完整，在訪談中研究者會全程錄音，錄音檔案及相關資料絕對保密，僅供研究之用，並於研究完成之後銷毀。
3. 為確切地表達出您的想法，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書寫的關於您的一切資料，將在研究中交由您再次審視與修正。

在研究完成後，我將寄一份研究論文給您，讓我們能共同分享這段相伴的經驗，也保有自己一段生命的珍貴紀錄。

若您有興趣作進一步的瞭解，請與我聯絡，我將為您做更詳盡的解說；若您有朋友也剛好符合我的研究邀請身份，也歡迎您將此信轉寄或者將她們推薦給我。我的聯絡電話：0921-XXX-XXX，電子信箱：[92xxxxx@nccu.edu.tw](mailto:92xxxxx@nccu.edu.tw)。

最後，謝謝您耐心地讀完這封邀請信！

敬祝 平安！順心！

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與輔導組

研究生 江淑娟敬上

指導教授 修慧蘭博士

## 研究參與同意書

我同意參與 江淑娟 所進行的碩士論文研究，其題目為：「女性諮商心理師諮商性侵害加害人經驗之敘說研究」。

研究進行中，我將敘說關於自己的一些經驗，分享體會與感受。我也同意接受研究者的訪談與錄音，並與研究者針對敘說和訪談的內容共同討論。為研究分析之必要，我瞭解並接受將錄音內容轉錄為文字稿，並在研究者的此篇論文中被引述呈現。

我也知道為了保障我的權益，研究者會將足以辨識我身份的資料予以隱匿或轉化，並在文字稿完成、故事形成後先交由我閱讀給予檢核，才會放入論文中。我的感受與建議將會受到完全的尊重與重視。

參與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民國九十六年 月 日

## 替代性文本

### 受訓背景

我大學是念心理相關科系的，大四的時候，曾經在一個服務受害人的機構實習，大學畢業後，準備出國唸書的一年空檔，就剛好去當某老師的研究助理，跟隨老師一起進監獄訪談性罪犯，這剛好也是我自己有興趣的部分，不過我那時候沒想過說以後要做這一個族群的心理治療，只是想說可以多瞭解，也許可能對以後念碩士也有些幫助。所以就開始，接觸到所謂的性加害者這個族群。

某老師那時候就是想要蒐集一些 data，然後去分析台灣性罪犯的犯罪成因、犯罪因子和外國的是不是一樣。我們訪談，大部分就是去瞭解他們整個成長背景，然後去找出他從小到大，中間有什麼原因讓他可能慢慢走偏，只要去聽他講，然後只要找到 fit 的東西，把它歸類進去，比如說他在犯案之前、中、後的性幻想和整個想法和情緒鏈，就是很簡單，把這個東西弄清楚就好了。

我因為念心理相關科系的原因，就覺得要參加服務隊，累積自己的相關經驗，於是我大學的時候參加了少年監獄服務隊，所以知道監獄的環境大概是什麼樣子，還有當研究助理也進到監獄去訪談過。因此後來工作到監獄看到受刑人都剃光頭，穿短褲、穿汗衫，就不會感到很震驚或很奇怪。我是慢慢一步一步去瞭解監獄那個環境的。

而且我大學那時候參加的少年監獄服務隊，管理還滿嚴格的，比較接近軍事化的管理，要進去監獄那個地方就要配合一些規定，像我們自己隊上有規定時間怎麼安排、違禁品有哪些、頭髮要怎麼綁、衣服要怎麼穿，而且很嚴格地去排練、去訓練，所以後來我一進去監獄就還滿能夠適應，照規矩來的規範。那時候也不會想太多，就覺得我們就是要先把事情做好。而且畢竟少年監獄比較不像那種成人監獄那麼嚴格，所以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感覺好像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恐怖。

那時候我們隊上的給我們的觀念是，這些少年犯他們可能也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故事，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他們也是人，不會覺得這些人是壞蛋，或者十惡不赦之類的。其實大學時的那些經驗也影響我後來滿大的。

還有，我在做研究助理的過程中，會先看很多資料，那大概就知道性罪犯可能的特性，而且在訪談時，聽見他們整个人生的歷程，就會瞭解他是怎麼走過來的。我的焦點就不會只是放在他的犯行上面，就會把他比較看成是一個「人」來看，而不是只是把他當作「罪犯」來看。所以，我覺得當研究助理讓我對「人」的觀感、感受上面變得很不一樣。

可是如果一般的治療師，以前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犯過罪的人，或是像性罪犯這樣的人，那個 shock 就會很大！

## 正式接下性侵害治療工作

我出國拿到諮商與輔導碩士學位回來之後，先在某醫院工作，但是那裡地理位置太過於偏遠，我想要離開，剛好遇到一個醫生想要找心理師進去監獄帶團體，我覺得這算是我的 **part-time** 的工作裡面，收入不錯又正好符合我想要自由、彈性型態的工作。而且我覺得這個族群的確是有需要治療，但卻沒什麼治療師願意做的。因此我就這麼接下了性侵害治療工作。

我一剛開始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的時候，仍是比較以我在當研究助理時的那個想法，我要找到他們的犯案原因，而且很鉅細靡遺地去聽他們的犯罪過程，然後用表格整理好。我那時的想法是，如果我們和他們自己都能夠去瞭解他們的犯罪歷程，那他才能夠去瞭解要怎麼去阻止自己再犯。

## 第一個挫折

不過當研究助理去訪談的時候，只要把資料整理清楚就好了，但是當治療師感覺很不一樣。工作一陣子之後，我有一個挫折感是，我也許知道你的問題原因在哪裡，可是我好像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幫你？比如說猥褻犯，有一些人也許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跟女生建立關係，個性是比較害羞，然後就開始想說去騙女生，其實他真的得去學習如何跟女生互動、跟異性溝通、去建立自己的自信，你可以去幫他想到，可是要怎麼做？我們知道個案需要，但是又好像沒有這麼一個專門的團體可以讓他去學這方面。

## 第二個挫折

我心裡面最大的目標，就是說不要再有受害人，我覺得這個信念會支持我願意繼續做性侵害治療工作。我後來做一做加害人，又有再回到醫院，去接受受害人的個案，我覺得當然難免會感染受害者的情緒，但是你不可能用那種「以暴制暴」的方法與加害人工作，如果說加害人是用一種很不人道的方式對待人，或是很權威的方式面對他的小孩，或面對受害人，那我身為一個治療師，如果再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他，那我就變成在複製他的模式。我覺得，我的情緒當然是有，可是如果說那個情緒變成你對待這群人的方式也是用「我就是要矯正你」的那種方式，事實上只是會帶來衝突。

在接觸個案多了之後，我發現原來個案的問題沒有我原來想的那麼簡單，我很難說這是他自己個人的問題，你會看到那些其實就真的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的社會問題。久而久之，我會有點困惑，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我困惑著要解決的是什麼層面？是個案的個人層面？是政策改變？還是整個社會的風氣？我覺得可能是同樣這個問題，可是你其實可以解決的層面是很



廣，大的社會的層面是這樣子在看，那這個東西濃縮在跟人的關係裡面的時候，這是誰的錯？只有個案的錯嗎？

我覺得真的是好像是在工作的經驗裡面，讓我去學到，或是去看到，那個問題的層面不是只在這群人「本身」，也許有些時候是很多東西在影響的。所以會讓我在工作過程中會不知從何著手！但我也在想自己可以怎麼去做，如何可以把個人的某一些正向經驗去帶給這群人，例如說，我和工作夥伴之前帶團體的時候通常是用談話性的方式，後來開始有的時候會用電影的方式來討論，我們這次帶的這個團體甚至會去煮咖啡給大家喝。我們想要營造出「他會願意來」的團體的氣氛。他可以去經驗到：我談一談真的對我有幫助，我不一定要去喝酒，不一定要去用其他如吸毒，或可能不好的方式去逃避掉自己的情緒。很多在社區的個案他可能到後來就不去治療、不去報到，所以國家，或者治療師根本就掌握不到這個個案的狀況，那反而更糟！

### 第三個挫折～遇到個案再犯的經驗

但是我自己也在想，我們的治療理念真的有效嗎？因為我們也有個案再犯啊！我思考著到底團體的目標是要讓一個人的人格改變呢？還是只要讓他知道要怎麼樣避開自己的高危險情境就好？其實我也知道，是他自己選擇去做這樣的事情出來，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幫他負這個責任；不過，另一個我當然還是會去想說，我是不是很糟啊？因為我做得不夠好，所以變成個案去犯，不過我覺得自責的這個想法後來真的有比較少。我們帶團體時，通常都會跟個案講，你們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就算我這段時間可以陪你，我可以盡我所能去幫你。可是等到我們團體結束，你還有後面那麼長一生，是你自己要去走的，那我身為治療師，其實有很多幫不到的地方啊！就是說治療師也不太可能去負起所有的責任。

不過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的責任真的滿重大的，這也就是做這個治療比較特別的地方囉！你所面對的工作是除了個案以外，好像還得負責其他人的安危，我們會把我們的擔心、評估、意見寫進去報告裡，那個報告通常都會跟著他到社區治療，然後他的社區治療師看了報告以後也可以特別去觀察他的某些部分。

而且我想，經驗多了，那你慢慢也知道說那我心理上面的界限要放到哪裡？我可能下班以後這就是我的自己的時間，我要懂得去放鬆，我要懂得去把自己的生活經營好，比如說跟家人的關係、跟朋友的關係、跟 Partner 的關係，我覺得對諮商師來說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支持。所以說諮商師自己的生活也要過得好。

還要多找人討論，然後也不要把自己看得成是萬能的，或是說一定要求做到完美、不能有缺陷！我覺得我們越能夠接納自己，可能就越會知道其實可以放鬆一點。對於個案包容力也會大一點。

#### 第四個挫折～接納個案的不容易

但要真的接納個案，我覺得也的確沒那麼容易啦！尤其對女生來說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說我們有時候要去跟個案談，他們的性幻想是什麼，或是說他整個犯案的歷程、手法之類的。我覺得因為我是女生，其實很容易瞭解到受害者的感受，所以當聽他們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的確會很不舒服！

我之前應對的方式是用那種「一方面假裝自己很堅強，沒關係，我聽得下去，你就講吧！」這種態度去聽，心裡面不舒服但我不會讓它很明顯表現出來，因為我覺得那可能會去影響到他們談下去的意願。另一方面，在團體裡面，我發現我的肢體動作就不會那麼柔、不那麼女性化，而且爲了要保護自己，所以我會去穿一些掩蓋掉女性特質的衣服。我不知道我的方式到底是對還是錯，我最近其實也有在想：「是不是女性治療師在團體裡面，就要用這種方式去面對男生？」你看所有的團體成員都是男的啊！包括我 **Partner** 也是男的，只有我一個是女生啊！

我想，如果我從一個女生的觀點來回應，他們就可以從我的經驗想法去了解女生的經驗，那對他們就會是很有價值的；但有時我明明覺得他們的想法是錯的，但卻又會猶豫要不要講出來？我有點擔心，會讓他們覺得說，因為我是女生才這樣說？！我發現我很難回歸到自己的角色，去發出一些聲音。那種矛盾就會覺得說，我在男生的團體裡面，是不是就要表現的比較男生的樣子？

而且我也會顧慮到說我是治療師的角色，應該要溫暖、要包容、要真誠，我們被期待有負面情緒要自己去處理，不能影響到跟個案之間的諮商關係。於是在工作經驗中，當我覺得個案真的很糟時，常不敢直接跟個案說我對他的看法，因為我擔心我說出對他們的不滿時會冒犯到他們。但我同時也困惑著：「身為治療師，是不是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的情緒跑出來？」

#### 與 A 的不同～家庭背景

在我和我的工作夥伴 A 合帶的團體裡，如果用傳統的角色定位來看，我發現有的時候我比較像爸爸，他比較媽媽，像 A 會用一個比較微婉的方式去鋪陳，然後讓個案去談；而我可能會比較直接、權威。我覺得這跟我們成長背景的差異有關，我們自己的經驗跟個案的經驗在互相衝撞。

譬如說我一看到比較愛耍老大的那種個案，就會特別有情緒，我的反應方式會是會想要把他壓下去，我會覺得我要讓你知道，我才是頭這樣子，但這就違背我剛自己講的，好像我又變成是同樣用權威的方式在帶這個團體。我覺得這當然有可能真的是跟我個人經驗有關，比如說我對權威角色的反感或排斥。

我知道我有那個部分，所以後來就能夠去做調整，當我有自己的情緒在的時候，我就不去跟個案講這個部分，因為這對他是不好的、不公平的，對他沒有

幫助的，不過我也沒有那麼厲害，能夠馬上去穩住或去做調整，可能也是那一次的團體結束之後，我再來慢慢去想，也跟我 Partner 去討論這個東西。

## 性投射

不過我會出現那種父權的角色，也許有一部份是因為我身為女生，對於聽到的事情感到憤怒，我對於個案的生氣、抗拒造成的。我沒有辦法跟他們那麼地貼近，是因為我覺得有「生氣」在。

還有，我覺得身為一位女性，進到監獄裡面做治療工作，有時候也會有不舒服。在幾乎都是男生的監獄裡面，女生只要進去，不管你再做什麼樣中性的打扮，就是會成為那些受刑人討論的對象、話題，然後這個東西也會衝擊到自己。我有時候就是選擇不去想說我自己可能會被當成一個討論的對象，雖然說一定會！

曾經有一個亂倫的爸爸，他給我很不好的感覺，比如說他會去打量我穿著、身材，他沒有明講，可是我就感覺得出來他的眼光是在打量，讓我覺得不舒服！

其實，這不舒服有一部份是來自於我的一個不好的經驗，有一段時間我發現我的繼父好像會看著我的身體，那時候他每天上班之前會開我房門，看一下。但是，我覺得很尷尬的是，現在沒有這件事了，我要怎麼去跟他澄清？我覺得個案的「看」為什麼會讓我那麼不舒服？可能就是跟我自己的這個經驗有關。

我想，有時候某些個案的舉動讓諮商師特別擔心、害怕，可能也是與諮商師自己本身的經驗相關啊！我覺得要去面對這些其實不容易，我覺得這也可以幫助我去瞭解到受害者的內在經驗吧！

## 性別

而且，我的男性工作夥伴 A 有時候用的一些表達方式，會讓我覺得我因為跟他們性別不一樣而被區別。因為他們都是男生，所以有些共通經驗可能是我沒有的。這時我會有一種跟整個團體不在一起的那個感覺。

但你說所謂的特質，或某些特性，真的只是性別的差異嗎？我覺得沒有那麼絕對！其實今天不是男女生的問題，我覺得某些基本的東西，比如對人的尊重或同理心的那些問題，其實是跨越性別及性取向的。

我發現，男生和女生在這個社會裡面怎麼被定位，也反應在團體的工作裡。女性治療師在一個男性組成的團體裡面，這些人怎麼去看待女性治療師，或是在談論到某些議題的時候，那些社會上看待男女生地位、角色的價值觀，就在影響著這個團體。

那我覺得很不幸的，可能在犯性侵害罪的個案裡面，真的滿多人懷有比較強烈的性別刻板觀念，我覺得個案就是因為用這樣的想法去看女生，所以才會這樣

去對待女生，可能在他的成長背景裡面沒有接收到男女平等、尊重女生的這個資訊。也許是跟一群這樣的人相處，我對性別的意識就更被凸顯。

有一次很好玩就是，我的工作夥伴 A 因為有陣子工作很忙，那團體紀錄，或是一些比較瑣碎的事情，大部分是請我幫忙。可是我感覺不太對，就去跟他講說：「ㄟ～不可以幫我當成一個好像女秘書一樣！」然後那時候他就是嚇到，可能是因為我跟他關係夠安全，所以我敢這樣跟他直接去談，因為其實 A 是有性別意識在的人，但他其實也的確可能，對於男生女生的角色有區有那個 typical 的既定觀念在。

這些經驗讓我自己也反省到說，其實我也還是會受到一些傳統觀念的影響，例如理智上面我會覺得女生就應該獨立、不要去受制於一個男生，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可能真的還是有一點依賴，如果我老公可以養我，或是說他經濟上面比較 OK 一點的話，那就會比較好過。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啊！

### 關於性的話題難啓齒

在工作經驗中，我身為一個女生，要去跟個案談到性幻想或性方面的經驗，是一個較不自在的東西。但我還是會去談，然後也不會在談的時候特別彆扭或怎麼樣，只是心裡面有時候會覺得不太好意思。通常他們在實際犯案之前，都會有性的幻想或是計畫，所以，去瞭解說他整個犯案的歷程怎麼發展的，其實是很重要、需要去談的一個部分，但男生和女生有一些可能是生理上面不同的地方，那我就比較難去理解、比較困難去談。我的工作夥伴 A 可以直接說，同樣男生，我知道你怎麼可能只是怎樣怎樣。他可以用這樣的語言，但是我不行！

我克服討論性議題的障礙的方法是，先試著在心裡面想如果我可能需要去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可以怎麼講？先在心裡面去預演一下，然後等到真的遇到了，或是覺得我們團體大概差不多要去談這個部分了，那我覺得可能下一次，團體之前，我就想我可以怎麼進行？我可以怎麼去講？怎麼做？就在心裡先練習一下，然後在團體裡面就是去 try、去試！

我覺得「性」可能是我們台灣的社會就比較有禁忌的，雖然說現在的談話節目或綜藝節目已經越來越誇張，但我覺得一般的我們生活裡面，還是不太容易會去跟朋友，去直接去講到性這回事。

我覺得對於「性」這個東西，如果說能夠公開而且是導向正常的方向去談，並沒有不好啊！所以在團體裡面，我會去跟他們解釋，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但是我覺得他們還是不會因為那樣就覺得完全 OK，他們可能還是比較習慣去面對我 Partner 去講這個事情。現在我覺得那些時候就放給讓我 Partner 比較去主導、討論啊！這樣個案們會比較自在一點啊！

經過這些經驗後，我後來就想，也許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經驗或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男性，比如說 A 有回饋給我過，他會希望我在團體裡面講話，有一部份是因為他身為男生，真的很難體會女生的感受。兩個 leader 角色分工，有時候一個人扮演這個角色，另外一個人扮演那個角色，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策略的運用。

## 人性觀的轉折

過去當某老師的研究助理時，雖然有一點覺得哪裡不對勁，可是自己也不清楚，不過跟後來的 Partner 合作裡面，我覺得對於這些個案，或是說對於這個工作的那個熱情是有學習的。

記得剛開始工作時真的是非常兢兢業業，我那時還是比較用認知取向來工作，我覺得我從工作夥伴 A 那裡學到滿多的，剛開始我看我自己跟看加害人，會覺得好像是隔很遠的，如果說用二分法來看，我覺得我是好的，你們是一群有問題的人，那我要想辦法來幫你解決。

這些年下來，我覺得自己在治療風格上面的轉換有些收穫。敘事較是回歸到人主觀的經驗，那可能跟我個性比較合吧！看這些個案的角度，好像不會只把他當成是距離很遠的。透過建立起有一些療癒力的關係，讓他能夠得到一些支持的力量，他才有可能慢慢去找、去看自己的生命可以怎麼走得不一樣！

敘事是很深地去看一個人的生命經驗，我覺得我自己個性裡面比較容易去看到人的缺點，或是看到有問題，要去改變！敘事去提醒我自己怎麼樣去看到個案的優點、長處，然後給他一個力量讓他能夠轉變過來。我覺得對於我怎麼看人？或是怎麼看自己？都有滿正面的影響的！

雖然我覺得很多的表格沒有用，國外的經驗不見得能夠完全用在亞洲、中國人，或台灣人的經驗裡面，我真的會覺得說要有一些實務的經驗，才知道我們原本所假設的那一套，能不能 work？但是我的想法可能也太武斷了，所以，我覺得可能認知和敘事取向都要結合吧！或是說，也可以去研究看看不同取向對於個案的幫助到底在哪裡？我覺得那是很值得去探討。

在這一群好像很可惡的人身上，你也會看得到還是有可愛、可惜還有令人心痛的部分，其實也會看得到他們的價值，那當然，不代表說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對的。有時候，所謂事情的對、錯、好、壞，好像不是那麼絕對，我覺得今天不管是他們這樣一群人，或是這個街上任何一個人，也許，去瞭解他的時候，你真的就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至少你會跳脫自己原來的框框，你會聽到別人的想法、故事、人生觀、價值觀，我覺得當你去聽的時候，就是一個經驗的改變，你不再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或是只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交流」這個本身就是

有價值的。

不過，在與性侵害加害人工作的時候，我也曾經歷過一些轉折，我曾聽過我的工作夥伴 A 說：「我跟你們也沒那麼不同！」我那時候一聽會覺得，啊？！他怎麼會這樣講？我怎麼可能跟這群人一樣？我心裡彷彿有種優越感跑出來了！

而當我提醒自己要謙虛地去看人性的軟弱的時候，我覺得就能夠從這個點去跟他們比較接近，但是，我那時候的狀態是又好像變成太站在他們那一邊了！當我比較認同他們的時候，好像可以告訴他說「ㄟ！你真的哪裡錯了」的那個力量就會變得比較小了。但是也覺得他不能因為這樣，就去合理化他的作為啊！不能因為說自己小時候很可憐，就去傷害別人啊！

我有一陣子，曾有這些矛盾出來，我想著，喔！天啊！好像他要這樣子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有他的困難。有那個 **confuse** 跑出來，我困惑著，那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後來，我接觸到教會，有個很清楚的對、錯又呈現出來了，我不完全只是用心理學或社會的標準去看個案，以聖經的標準來說，罪沒有分輕重大小，事實上當你犯錯就是犯錯了，這就會讓我變得比較謙虛去看人性裡面那些軟弱和掙扎。

但這些想法並不會讓我討厭個案，因為我體會到，其實我自己也是軟弱的，那這其實跟他們也很像啊！也許，只是我在面對的誘惑、困難，跟他在面對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多了一些包容，我知道他的困難在哪裡，而且我也反而我知道我可以滿清楚的去看到一些對錯好壞，但是我還是選擇願意去接納你。

我覺得這是在教會所感受到滿特別的經驗，可以去橫跨到我工作的部分。

## **其他**

另外要提到與這個工作有關的其他現況與壓力。性侵害治療業務牽涉到衛生局跟法務部，但政府機關之間的協調不好，已經很多年了都還是這個樣子。我覺得治療的環境，或是對治療師的保障、保護，都是不夠的！其實本來就應該是由警政、司法、衛生，這幾個單位一起來合作監督，但現在國內好像並沒有這樣的聯繫。我想，如果我自己的人身保障都沒有辦法很放心的時候，那當然會影響到我繼續做這個方面工作的意願嘛！這是很直接的影響啊！

還有，目前諮商師們在專業上的學習資源有待加強，例如具有實務經驗的督導仍不足。其實我覺得治療師們這幾年在性侵害治療工作累積的經驗，應該已經到一個階段了，希望實務工作者多發表論文，或是多一點討論。如果說實務工作者們能夠聚集在一起去討論彼此的經驗的話，可能也是一個好方法。或是這些已經有一些資歷的人，其實是可以慢慢出來，擔任督導的角色啦！政府也可以多提供實務工作者一些進修機會和補助。

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女性治療師不能穿得太漂亮、太女性化，然後也許工作環境也不好，就是會有臭味或是說怎樣的。而且，一般人對於這工作沒有辦法理解，治療師自己本身要承受這些壓力。我覺得的確是不容易啊！

而且，相關的工作人員，如治療師、社工、護士，甚至是業務承辦人，工作量都很大責任又很重。這個如果說沒有去照顧他們的心理狀態的話，耗損率就很大了，他們可能做一做就想離職，他們的工作經驗就容易斷掉，因為工作上面的挫折感太大了！我覺得他們也許需要的是情感支持的管道或者小團體。

不過，我覺得這性罪犯一群人不一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才覺得有挑戰性、有意思！那挑戰性也不是說只來自於個案的改變，我覺得有時候是自己的部分，的確也會可能遇到衝擊的時候，那要怎麼樣去調適自己？這些都是挑戰之一。

### 調適

如果說諮商師真的沒有一直在往前的那動力，可能就是 he **burn-out** 的時候了。我覺得有可能我也會有那個時候，那就是要調適啊！

調適的方法，休息很重要！比如說我好像每次帶完監獄的團體，這個團體結束之後我至少都會休一個月，然後再接下一個團體。

然後，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興趣，轉移一下注意力，找一個情緒可以抒發的方法，或是能夠談談自己的經驗，因為我覺得在談的過程裡面，自己就會消化，會找到一個新的動力。

至於提醒或建議，我可能第一個想到的是要開放一點，對自己也對別人的經驗都是！然後，也可以大膽地去嘗試！如果說碰觸到自己很不好的經驗，那懂得去願意或勇於去面對，也是很重要的啊！加油！不要太快放棄！

我覺得每個人的經驗不一樣，如果說能夠堅持，應該滿有價值的吧！但是若撐不下去，也沒有必要硬撐，我真的覺得回到每個人自己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 收穫

工作這些年下來，我發現當自己的經驗越來越多的時候，就慢慢知道怎麼做可能對個案有幫助，或怎麼做可以讓自己也比較開始得心應手。剛開始的時候，我比較像是在團體裡面做個別的工作，那現在比較知道可以適時利用一些團體裡面的資源去幫助他們自己！

此外，我也知道不能夠完全只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他們，我覺得可能比較年輕的諮商師剛從學校出來，理論都還很記得，可能不知不覺在跟個案講的時候，那些專有名詞就會跳出來了，但事實上個案根本不懂；或是事實上他可能表面說懂，但他並不真的懂；或是說他懂了這個名詞，可是跟他的生命沒有真的有直接關係，跟情感的層面、跟他的經驗沒有連結。我現在開始有些經驗的累積之後，自己會去回想，到底是什麼樣的方式、要怎麼表達他們會比較懂？

我覺得在工作裡面，其實可以去反省到自己的生命很多，我好像越來越可以放下自己吧！也真的從個案身上學很多，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真的很多是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在聽他們講的時候，我自己也感覺好像參與在那個過程裡面。我有時候會覺得，其實他們生活裡面所經歷的東西，好像比我更複雜、更多。尤其對我們這樣一路唸過來的治療師來說，有時候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此外，我覺得也會去提醒到自己，要先愛自己、尊重自己的感覺，要先去欣賞自己的美麗，要不然，我也很難去欣賞個案的美麗。每當個案有些體悟，或是有些轉變，我自己也會覺得被感動到。或是跟他們的關係裡面，當那些個案是很明顯的讓你感覺到，或他也表達出，諮商或參加團體對他是有幫助的，我覺得那個是還滿直接的回饋。

另外，我覺得是回歸到自己個性上面的調整，這可能是比較另類的一個收穫，雖然不是正向、不是一個感覺好的經驗，我覺得有一些挫折的經驗，其實對於諮商師的成長是有幫助的。從事性侵害治療的經驗，讓我不得不去要求自己知道要更謙虛一點，我去面對自己有追求完美的一面，認識到自己因為對自己的要求高，可能對個案的要求也會是那樣。去面對那些之後，可能對自己的包容，跟對個案的包容可能都會增加吧！

我覺得能夠去體認到自己的軟弱的時候，可能也能夠去更貼近個案的經驗。畢竟每個人來自不同的背景，那也不可否認，其實這樣子的個案，他們的社會地位、背景，可能真的不是像我所經驗到的，有時候我沒有仔細地去體會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理解他們的感覺。

而且，他們挑戰到我自己的價值觀，有時候人會做出很殘忍的事情，可能那些經驗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可是他的確就是這樣想，的確就是這樣去做了。這讓我覺得好像要擴大自己的範圍。

當我回歸到自己的經驗，思考為什麼自己有那種不舒服的經驗，可以幫助到自己去反思、去整理，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收穫！雖然我不覺得自己已經很完美的能夠去完全處理掉這些，可是我會覺得我還滿願意去看，到底我這些煩或情緒到底是為什麼？我還滿願意去面對自己的那些感受吧！其實知道對自己有好處、有幫助，所以會願意來看到底我的經驗裡面發生什麼事情？！我當然也會覺得累，可是又覺得值得，總比卡在那裡好！

當我有過非常大的衝擊之後，看、做其他的事情，就覺得還好啦！而且會覺得做其他的個案回饋都好大喔！因為我都忘記我已經面對困難的個案太久了。

我想，如果說諮商師一直在這個領域做下去的時候，可能對人的包容、對生命的看法都會擴大很多。也許這是諮商師普遍會有的感覺，就是說你可能真的會聽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那自己的彈性就會變得越來越大！